

## 同性戀是如何發展的？

### 將拼圖一塊塊集合起來

摘錄於「基因和環境的複雜交互作用：一個同性戀的典型」 由Jeffrey Satinover， 醫生所著

一九九五年美國同性戀研究及治療國家協會收集的文件

我們可能難以抓住基因，環境，和其他的影響力之間如何互相影響，一個特定的因素可能「影響」事情的結果，但是卻不是引發它的理由，和信心如何在其中產生作用。下面的情節已被濃縮而且是假設的，但是這故事是根據許多真人的故事改編而成的，用以說明不同的因素如何影響我們的行為。

注意：下列各項只是導致同性戀的許多途徑中的一條途徑，但這是最常見的路徑之一。事實上，使每個達到某種性表達的「道路」是非常個人的，即使許多常見的途徑看來是和別人的途徑相類似。

(1)我們其中的一個情節從出生開始。(舉例來說)一個可能有一天會在同性戀中掙扎的男孩，可能有一些與生俱來的特徵，是同性戀者所特有和常見的，而是在一般人身上是不常見的。這些特質可能被遺傳（遺傳基因），而其他可能由「子宮內的環境」所引起。(如賀爾蒙)。這話的含意是沒有這些特質的一個兒童，在他長大後將略微比較沒有這些特徵的人較難變成同性戀者。

這些特質是甚麼？如果我們可以精確地識別他們，他們之中許多將會變成天賦而不是「問題」，舉例來說一個「敏感的」素質，一個強而有創造力的內驅力，一個鋒利的美學感覺。這些中的一些素質，例如更棒的敏感性，可能或者相等於一些生理學的特質，它們是可能引至煩惱的。好像是對於任何刺激物有超過正常的焦慮回應。

沒有人可以確定究竟這些與生俱來的特性是甚麼；目前，我們只有一些提示。如果我們有自由適當地學習同性戀(未受政治議程的影響)，無疑地我們將會很快澄清這些因素 - 正如我們現在在比較不具爭議性的地方所做的一般。無論如何，完全地沒有證據證明「同性戀」是天賦的。

(2)從非常早的年齡可能是天賦的特性就會標示這男孩是「不同的」。「粗糙和跌倒」發現他自己略微害羞在與他的同儕相處時是不舒服的，因為他們是典型的「粗魯和跌跌撞撞」的人。也許他對藝術或者閱讀感興趣 - 只是因為他是聰明的。但是當他稍後回想他的早年生活的時，他將發現自己很難分辨這些早的行為是來自天賦的氣質，還是有另一個因素。

(3)不論是甚麼原因，他回想到，他所需要而且渴望的和他的父親所能提供的之間有一個痛苦的「錯配」。也許大多數的人將會同意他的父親顯然是疏遠而無效的；也許只是他自己的需要夠獨特，而他的父親，一個相當好的男人，從不可以發現正確的方法與他保持良好關係。或許他的父親真的討厭並且拒絕兒子的敏感性。無論如何，由於他和父親之間缺少快樂、溫暖、和親切的關係，導致這孩子在失望之餘變得疏離，而且「採取防守的態度而疏遠自己的父親」為了要保護他自己。

但是悲傷地，他若從父親身旁走開，和從他需要的「陽性」角色模範中抽離，只會使他更難與他的男性同儕保持良好關係。我們可能把他和一個因為死亡而失去親愛父親的男孩對比，舉例來說，但是誰在以後的日子會比較不易因同性戀受傷害？這是因為在前同性戀的男孩中最常見的互動情況不是只因失去了父親 - 照字面上地心理學上的解釋 - 而是這對父親失望的男孩在心理上重複做防衛的工作。事實上，一個不會有這防衛的孩子（也許因為早期有足夠治療，或因為在他的生活中有另一個重要的男性典範，或由於氣質）比較起來更少有機會變成同性戀。

男孩母親的動力也可能已經扮演重要角色，以補充父親的不足。因為人往往和「在情緒方面和自己相配合的人」結合，男孩有可能發現他自己和父母親也有問題。

由於這些理由，當一個成人回顧他的童年時，現在同性戀者會回憶：「從開始我總是與眾不同的。我從不和同年的男孩相處得好，而且在女孩子當中會覺得更舒服。」這個確實的記憶使他在以後的日子更加覺得同性戀是由開始時已經「為他安排好的」一般。

(4)雖然他對父親是「防禦地疏離」，但是，年輕的男孩仍然對於他從未有過或者從不會有的父親默默地有渴望，希望有一天父親溫暖和充滿

愛的手臂會擁抱他。在他仍是孩童的時期，他對於他欣賞的，較年長的男孩，發展了強烈又非性的依附感情—但是這感情是遠距離的，重複了他那渴望和遙不可及的相同經驗。當思春期開始的時候，性需求—那份需要使他們可以把自己依附在任何物體上，特別是男性—這份感覺開始浮現出來，和他對男性的強烈的需要結合，希望和他們有親密和溫暖的關係。他開始發展同性戀的迷戀。稍後他回想說：「我第一次對性的渴望是放在男性身上而不是在女孩子身上。我從沒有對女孩感興趣。」

在這時候或在較早時有心理治療去終止他的渴望，可以成功地避免後來有同性戀發展。如此的干涉可以幫助男孩改變他發展中的柔弱性格（起源於「拒絕」接受和認同那被拒絕的父親）但是更重要的是，目標時希望讓父親知道—只要他願意學習—該如何適當地和他的兒子建立關係，並且參與他的生活。

(5)當他開始成熟（尤其在我們的文化中，早期和婚姻以外的性關係是被認可，甚至鼓勵的）。這位年輕人，現在是一個十幾歲的青少年，開始以同性戀的活動作實驗。或者他對同性戀的需要已經被一個較年長的男孩或男人利用，在他仍然是一個兒童的時候已經以他為獵物。（請參考同性戀者的研究，歷史上證明性濫用在這些人的童年已經高度影響了他們。）或相反地，他可能由於恐懼和羞愧，儘管他是被他們所吸引，也極力避免如此的活動。無論如何，他現在有的性渴望不能夠被否認，雖然他可能正在為這渴望而努力掙扎。如果我們認為這時期的渴望只是一個「選擇」這樣簡單，就會是非常殘酷的事。

的確，他記得曾經度過苦惱的歲月嘗試全部否認他們的存在，或者希望拋棄它們，但都沒有用。一個人能容易地想像。稍後如果有人偶然而且輕率地控告他「是他自己選擇」同性戀的時候，他將會有正當的理由為這一切而生氣。當他尋求幫忙的時候，他聽到兩個個訊息中的一個，而且兩者都在恐嚇他；或說「同性戀者是壞人，而且你是一個壞人因為你選擇了同性戀。在這裡沒有你無地容身，而且神要處理你，要你受苦因為你太壞了；」或說「同性戀是天生而不變的。你那樣出生。你要結婚而且有孩子，要住在一棟有白色圍牆的小房子，只有神仙故事中才有的事，你最好忘記了它。神使你有今天的結果，因為是你命中注定的。學習享受它。」

(6)在某一階段，他屈服於他對愛的渴望，而且開始有自動的同性戀的行為。他發現 - 可能這經驗使他恐懼 - 這些舊的，深刻的，和痛苦的渴望至少是暫時性的，因此他第一次覺得可以放鬆一些。

雖然他也可能因此感覺強烈的衝突，但是他不能不承認這解脫是極大的。這暫時安慰是如此深刻—超過簡單的性快樂所能給他的感覺—這種經驗有力地被強化。然而無論他如何努力，他發現他自己被強力驅使重複這次的經驗。而且他做得愈多，它就愈被強化和更有可能再一次做同樣的事，雖然這往往使他對同性戀性行為的感覺減弱。

(7)他也發現，這對於任何人也是一樣，性的高潮是所有類型的壓力的有力舒緩。藉著專注同性戀的活動，他已經跨過了其中一個最重要的和強烈地被人認同的性禁忌，在它的邊界外徘徊。現在他要跨過其他的禁忌邊界是容易的，尤其顯著是比較不嚴格的禁忌如亂交。當他慢慢地經常轉向同性戀的習慣時，很快同性戀的活動他生活的重要因素，甚至支配了他的生活 - 不再和初期一樣，僅是因為他對父愛和溫暖的需要，而是用以減輕任何類型的焦慮。

(8)假以時日，他的生活大部份時間是變成更痛苦。事實上其中的一些痛苦，正如同性戀積極份子的聲明，是因為許多時候，他從其他人身上經歷缺乏同情的冷酷甚或公開的敵意。唯一真正似乎接受他的是其他的同性戀者，因此他和他們形成一個更強壯的束縛如「社群。」但是它不是真實的，正如同性戀積極份子的聲明，這些是唯一或者使主要的壓力。很多的壓力只是因他生活的方式所引起 - 舉例來說，在醫學上來說，同性戀者有患上愛滋病的可能性，這只是許多結果中的一個，(即使這是最壞的結果)。無可避免地他也因為自己的亂交行為而感覺罪疚和羞愧；而且他知道自己不能夠有效地與異性交往，而且比較沒有可能建立家庭，(雖然同性戀積極份子極力用政治活動爭取同性戀婚姻合法化，領養的權利和遺傳權利也不足補償這些人心理上的失落。)

雖然很多的積極份子嘗試使同性戀者這些典型的行為和它們所做成的損失是正常的，和為政治的目的他們會用權宜手段把這些行為所做成的傷害盡量向公眾隱瞞。但是，除非他關上他情緒生活的極大部份，他實在不能夠真誠地在這一種情形中看他自己而覺得滿足。

而且沒有人——即使一個真正的死硬派，「對同性戀性行為有恐懼的人」——對他的評價也不會比他對自己的評價苛刻。此外，每天他也為自我譴責的訊息而掙扎，只會因為他所擁抱的同性戀文化，對這圈內人的自我貶損而強化。積極份子在他周圍繼續說這一切是由周圍的人「對同性戀的憎惡內化」的結果，但是他知道不是這樣。

「身為同性戀者」的壓力導致更多，而不是比較少，同性戀的行為。這一項原則，也許普通人會覺得驚訝。（至少對那些沒有任何一種典型行為的人來說是這樣，）他們常有強迫性的自毀行為，並且沈溺其中，週而復始，不能自拔，成為他們的典型；毀壞性的罪疚感，羞愧和自我非難的行為只導致這些自毀行為的增加。因此人若轉向否認這些情緒以為可以免除這些感覺並非奇怪的事，而且他的確是這樣做。他告訴自己，「它不是一個問題，因此沒有理由我會有如此壞的感覺。」

(9) 在他和這罪疚感和羞愧的感覺摔角多年之後，男孩，現在一個成人，開始相信，這是可以理解的一因為他的否認，他需要相信——「我無論如何也不能改變，因為這情況是不變的。」如果甚至他稍微考慮另一方面的可能性，也立刻產生痛苦的查詢，「如果是可以為什麼已經我不。。。？」只要他這樣想所有的羞愧和罪行也回來了。

因此，在男孩成為一個男人的時間之前，他已經綜合這一觀點：「我永遠不同的，總是一個局外人。我迷戀男孩已經很久了，在我有記憶以來已經是這樣，和我第一次談戀愛是和一個男孩而不是一個女孩在一起。我對異性沒有真正興趣。哦，我曾經嘗試——而且是非常努力以赴。但是我和女孩的性經驗沒有任何特別之處。但是第一次的同性戀關係的感覺是「這是我所需要的。」因此我強烈感覺同性戀是遺傳。我已經嘗試改變——上帝知道我努力了多久——但我就是不能。那是因為它是不可改變。最後，我停止奮鬥而且接受我自己就是這樣的人。」

(10) 社會對於同性戀的態度使它或多或少扮演了一個角色，驅使男人採用一種「天生而不變的」觀念，和決定了這觀念在他的發育期中那一時段產生。明顯地一個廣泛地採用和世界性傳播的觀念會使同性戀常態化的，將增加他在一個較早的年齡採用如此的信念的可能。但是也許有些情況是比較不明顯——從我們已經討論過的事——如別人對他的嘲笑，拒絕和嚴厲刑罰性的非難，這一切也有可能使他變成現在的情況。（如果不是更多有可能的話）驅使他進入相同處境。

(11)如果他仍然對一個傳統的家庭生活有渴求，男人可能繼續與他「習以為常的性格」掙扎。「他是否有改變是基於他會遇見甚麼？在世俗的機構和宗教機構中他可能陷入困境，直接受人非難和被同性戀積極主義者所左右。他需要聽到的最重要訊息是「治癒是可能的。」

(12)如果他進入治療的途徑，他將發現這道路是很長和很困難的——但也是特別有滿足感。要完全從同性戀達成異性戀典型地需要比平均的美國婚姻更長的時間——我們應該明白，根據統計美國的婚姻在今天是有許多破碎的關係。

從世俗的治療，他將開始了解他所渴望的實質，它們絕對不是關於性，而且他不是被他的性取向所界定的。在如此的一個背景中，他將非常可能地學習該如何正確地對其他的男人以從他們身上得到真正，和性無關的男性友誼和親密關係；而且該如何正確地和女人產生關聯，如朋友，愛人，生活的夥伴，和，如果上帝願意的話，他孩子的母親。

當然，舊的創傷將不會只是消失，和稍後在他受到很大壓力時這舊的逃亡路徑將會向他招手。但是如果因此就宣稱他「真」是一個同性戀者而且他的性取向不變的是一則謊言。因為當他生活在一個新生活中和不斷增加他的誠實時，而且和他心愛的女人培養真正的親密，新的典型將會生長得比較強壯，而舊的一些曾經在他的腦海中出現的思想會比較弱的。

假以時日，知道他們真的和性完全無關，他將對把舊呼籲加以使用，甚至開始尊敬那日漸式微的感到。他們將會成為暴風雨前夕的警告，這信號告訴他家中混亂，一些舊典型的渴望和拒絕，甚至防衛又開始活動。而且他將發現當他再次使家井然有序，那舊的呼籲會再一次減輕。在其他的關係——如朋友，丈夫，專業人士——他現在將有一個特別的禮物。對他自己和對其他人，曾經是詛咒的一切現在已經變成祝福。